



CHARLES DE SECONDAT
BARON DE MONTESQUIEU

孟德斯鸠论中国

〔法〕孟德斯鸠 著

许明龙 编译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孟德斯鸠论中国

〔法〕孟德斯鸠 著

许明龙 编译



创立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6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孟德斯鸠论中国/(法)孟德斯鸠著;许明龙编译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6

ISBN 978-7-100-12609-0

I. ①孟… II. ①孟… ②许… III. ①孟德斯鸠
(Montesquieu,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1689—1775)—
文集 IV. ①B565.2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39035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孟德斯鸠论中国

〔法〕孟德斯鸠 著

许明龙 编译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12609-0

2016 年 12 月第 1 版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9

定价:32.00 元

说 明

众所周知,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屡屡论及中国。其实,孟德斯鸠从青年时代起,就持续不断地关注中国,把他与朋友谈话中所闻和阅读中所见有关中国的人与事,勤奋地记录在他的多部笔记中,有时还发表感想或加以评论。这些素材对于孟德斯鸠和孟德斯鸠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,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;对于一般读者来说,也可通过这些资料看到 18 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浓厚兴趣。

本书汇集孟德斯鸠迄今已出版著述中所有涉及中国的文字,有的独自成篇,更多的是一些段落,甚至是片言只字,全部按相关论述所在的篇章编排,不分类别。

《地理》是孟德斯鸠的一部读书笔记,大部分文字是对所读书籍的摘录,少量文字是孟德斯鸠的感想和评论。单纯的摘录不应被视为孟德斯鸠的作品,原本可以不收入本书,但是,倘若没有这些摘录,就难以获知孟德斯鸠的感想和评论是针对什么而发,这些感想和评论的学术价值也就难以体现。所以,本书收录了《地理》中有关中国的所有读书摘录,除了为孟德斯鸠的感想和评论提供背景外,读者还可通过这些摘录获知,孟德斯鸠中国知识的深度和

广度,以及他对中国的兴趣之所在。

读书笔记供作者自用,是不准备发表的文字,所以孟德斯鸠在书写时比较随意。在《地理》中经常出现下列情况:仅有单词而无句子,上下句缺乏必要的关联,人称代词所代者不明,地名、人名以及其他专用名词书写有误,等等。为了方便阅读,我在查阅孟德斯鸠所读原著的基础上,对上述妨碍顺利阅读的字词和句子,加以必要的补正。就此而言,本书摘录部分的翻译,并非逐字逐句的忠实译文,而是编译,谬误之处,当由我负全责。同样出于方便阅读的考虑,我对本书所选各篇添加了一些脚注,但限于水平,也不一定全对,敬请指正。

本书所据主要为以下四种孟德斯鸠著作:

1. 《孟德斯鸠全集》(*Montesquieu, Oeuvres complètes*, Editions du Seuil, Paris, 1964)。
2. 《孟德斯鸠全集》(*Montesquieu, Oeuvres complètes*, Editions Gallimard, Paris, 1951)。
3. 《孟德斯鸠,随想录和随笔》(*Montesquieu, Pensées, le Spicilège*, Editions Robert Laffont, Paris, 1991)。
4. 《孟德斯鸠全集》(*Oeuvres complètes de Montesquieu* 16, Voltaire Foundation, Oxford, Istituto Italiano per gli studi filosofici, Napoli, 2007)。

许明龙 2015年6月

目 录

一、《笔记》	1
二、《真诚赞》	15
三、《波斯人信札》	16
四、《论欧洲大一统王国》	17
五、《欧洲游记》(1728—1732)	20
六、《地理》	22
七、《随笔》	222
八、《罗马盛衰原因论》	232
九、《论影响人的精神和性格的原因》	233
十、《论法的精神》	234
十一、《随想录》	263

一、《笔记》^①

柏应理^②神甫说，中国人将圣人和智者加以区分。圣人洞悉天的理性之光，而其他人士对此仅有皮毛之见。任何阴霾都遮不住天的理性之光，任何激情都无法扰乱天的理性之光。圣人至善至美，无须努力，无须内心斗争，他们的意愿和善恶就是天道。他还说，圣人就是天，就是至高无上的理性；圣人死后就不再有别于智者。这种观念与我们对待耶稣以及婆罗门教徒对待神的观念大体相同。孔子与其他少数寂静主义者都属于此类。不过，柏应理神甫绝不会承认这一点，否则后果恐怕会很糟。寂静主义的圣人观念大体也是如此。

① 这件资料的原文系法国学者、时任波尔多市立图书馆馆长戴格拉夫(Louis Desgraves)在该馆馆藏中发现，发布在《波尔多和吉隆德省历史杂志》(*Revue historique de Bordeaux et du Département de la Gironde*)1958年号第205—219页上，题目为《孟德斯鸠关于中国的笔记》(*Notes de Montesquieu sur la Chine*)。据戴格拉夫先生研究，孟德斯鸠开始写作这篇笔记的时间不会晚于1713年，其依据是这份笔记中清楚地写有“直到今年1713年”。文中所述中国的人与事偶有与史实不符之处，一律保持原样，不作更改。——译者

② 柏应理(Philippe Couplet, 1624—1693)，比利时在华耶稣会传教士。本篇是孟德斯鸠阅读柏应理所著《中国贤哲孔子》(*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*)的笔记。——译者

智者的天资被瑕疵和先天不足遮掩，他们一生都在竭力试图恢复其初始的至善至美状态。智者追随人道，他们必须内心激烈斗争，努力争取至少接近圣人的天然状态。

圣人不受骚扰，没有激情，没有激烈的内心斗争，处在理性之光的直接照耀之下，任何力量都不能把他们与理性分开，他们享受着理性之光，任何东西都不能扰乱他们。总之，他们很像斯多葛主义者心目中的圣人。智者内心斗争，沉思并审视，经过长时间思索后，明白了自己应该做什么。天造就了圣人，他们生而为圣人；持续的努力和正确的方法养成了智者，他们由常人变为智者。圣人本身就是完美、智慧和美德。我不知道柏应理神甫如何把这一套说法，纳入真正的形而上学或者至少是基督教的形而上学。

中国人的占卜。柏应理神甫设法让中国人的占卜能够为人所接受，甚至试图予以谅解。

其实，孔子和另一些高人似乎想把占卜归之于圣人的预测，可是，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？占卜的产生大概是缘于政治需求，帝国在难以决策的困难时刻，求助于占卜似乎并非出于偶然，而是遵从天的启示。再者，此类占卜并非依据某个省份的法令而进行，而是希望知道是否与天意相符。

中国音乐。中国人一贯重视音乐。他们认为乐和礼有助于恢复心境和谐，削弱激情，能够激发人的美德。因此，他们把音乐方

面的创造归功于所有伟人。太师乐^①就是一位高官。

中国人的社会等级。……“上天制裁”出现在一首歌的某一节中，柏应理神甫认为，这里的“上天”只能理解为上帝，也就是天之王。诗人竟然比哲人在宗教上更加正统，哲人相信上帝存在一事，竟然需要由诗人来证明，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宗教？

中国人的灵魂不死说。柏应理神甫给出了可以说明灵魂不死的若干证据。

长生不老是中国人和其他人的普遍愿望，历史告诉我们，中国人如何醉心于寻找那种所谓的长生不老丹。认为灵魂不死的道教徒最热衷于长生不老丹，道教也可叫作老君教派。就尽力延长生命而言，他们并非毫无道理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死后就什么都不存在了。佛教徒相信死后还有另一个生命，所以他们不怎么怕死。

问题不在于了解中国人认为应该怎样行动，而是弄清楚中国的智者对此持何看法。

没有一位经典作家说过灵魂会死，也没有任何人说过，治理世界的是偶然因素。

^① 参阅《论语·八佾》。——译者

同样没有任何人说过，肉体不复存在时灵魂还活着。

子贡问孔子：人死后对人世间事物是否仍有感情，孔子答道：“倘若如你所说，人死后依然有知觉，我担心那些孝敬父母的子女会去寻死，以便与父母相聚；若说人死后毫无知觉，只怕这种说法会损害孝道，因为有些子女可能因此而疏于对已故父母的祭祀。所以，孩子，不要对这些事情过于好奇，还有更紧要的事情需要你来关注。”柏应理神甫就此写道，孔子的回答模棱两可，但却表明人死后存活于彼岸世界，至少提出这个问题的子贡是这样想的。

中国人对于世界的创立和毁灭一无所知，他们不知道肉体毁灭后灵魂并未毁灭而只是消散而已。不过，问题是要知道，人死后，灵魂还是否有感知，也就是说，灵魂是否依旧是灵魂。孔子因考虑到两个麻烦而不愿正面回答这个问题。第二个^①麻烦足以妨碍他明确表示，人死后灵魂就不再是灵魂。这种态度显然会给社会造成危害。可是，承认人死后灵魂依然能感知，又有什么可怕呢？至少可以说，孔子是为了避免正面回答而模棱两可，其实，他不相信人死后灵魂还能感知。

古代中国人谈到死时，使用“起落”二字，表示人死之后，灵魂向上升，肉体则下落到地下。

① 原文如此。——译者

在这个理论体系中，用什么来证明灵魂不是物体，而是一股气呢？如果确实是气，那就应该四处弥散，而且会像大海中的水滴一样聚合在一起。

禹在生死关头鼓励大臣们说：“生寄也，死归也。”^①这就是说，活是一个保管箱，死是重建一个保管箱。

这句话证明什么呢？无神论者会这样说，意思就是：人不可能永远活着，既然迟早会死，那就不应该有什么遗憾。前面说到，灵魂是天赐的一个保管箱，由此可以作出什么推断呢？灵魂是理的一部分，是天的一部分；人死后，个体灵魂消失，聚集到灵魂总体中去。

中国人把死亡称作“去世”，也说“辞世”，即告别世界，又说是“谢世”，即对世界表示感激。这些说法都符合中国人的古老习俗，涉及礼的古籍中曾有阐述。有人亡故时，大家登上房屋高处，举头望天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呼唤死者归来。父母亡故时，子女要穿丧服，以示悲伤。

这些说法和这些丧仪缘于一种天然的感情，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也能见到。他们把死亡视为旅行，把人死了说成“走了”。对于这些丧仪能说些什么呢？其实都显得很幼稚，无法对此发表任何

^① 见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。——译者

严肃的看法。

柏应理神甫说,孔子被问到“鬼神”时答道,那是一股气;文人们则据此认为,灵魂无非就是一股气,所以灵魂能上升和下降,如今说到人死时依然说“断气”。汉语在表示物质与肉体分离时比其他语言丰富。呼吸也就是气息。在希腊语中,灵魂来自 *anima*, *anima* 则来自 *pneuma*,也就是气和精神。我们通常称之为神志,而不称之为灵魂。中国人把灵魂说成聪慧、谨慎、明理等等,柏应理神甫认为,中国人对灵魂的性质及其与肉体的区别所做的解释,不如外国人说得清楚。不过,不能由此得出任何结论,因为,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,那就是,中国人认为这些都是整个人体所具有的品质,而不能仅仅归之于人的某一部分,由此也不能证实灵魂存在于肉体之外。

柏应理神甫理应该把孔子的原话告诉我们,至少应该告诉我们这些话出自哪部著作,以便于我们查找,否则我们就无法对孔子的说法进行推敲,因为,孔子似乎不大相信确有鬼魂。在中国的史书中也没有出现过鬼魂。然而除了文人,中国人几乎都相信鬼魂,都相信讲述鬼魂回归的故事。

孟子不排斥物质,而且认为,把人与禽兽区别开来的东西其实不多。

柏应理神甫指出,耶稣会士们为了避免引起误解,每当谈及灵

魂时避而不用“气”字。气指的是呼吸，古代经典中还用另外一些词指称“气”。与“大体”相对的是“小体”。^① 他们还把“气”称为天的良序和美德。

柏应理神甫讲述了发生在周朝始人文王的弟弟周公身上的奇迹。文王病重期间，周公尽心侍奉。文王驾薨后，周公成为摄政王，受到权臣们的猛烈攻击，他为了国家的安宁而退居一隅。两年之后，天出面卫护周公，雷电轰鸣，狂风大作，灾情惨重。周公的侄子听从众人的呼吁，召回周公，国家于是重归安宁。天对中国人情有偏好，无论他们犯了多大错误，从未予以严惩，大大有别于他对犹太人的做法。

老君学派被俗称为道士。老君及其对创世纪的看法。他在炼丹方面的奇迹。这位哲人生活在孔子时代，比孔子年长。老君的著作至今尚存，书中颇多警句表明了他鄙视财富、逃避荣华、追求隐遁的思想。但是，当他谈到万物的由来时，显得不太正统，他认为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^②

他认为上帝是一个有肉体的存在物，是居住在天上的君王。中国人把老君视为炼丹术的首创者，他的弟子受到谴责，因为他们玩弄巫术，引诱多位皇帝。不过，我认为，之所以有这些传说，原因

① 参阅《孟子·告子上》。——译者

② 参阅《道德经》。——译者

在于中国人十分无知，中国文人把忽视研究大自然视为荣耀，而老君的弟子们则在炼丹过程中，获得了对大自然的某些特殊效果的知识，他们以炼丹术作为炫耀的手段。我相信，这些所谓的奇迹其实算不得什么，传说总是越传越夸大。

中国医学。据柏应理神甫说，中国人有许多奇迹。这些大概只是传说，但得到了无知而迷信的传教士的支持，他们确信鬼神能量很大。众所周知，中国人在这方面很能干，而在我们当中，即使以敏锐的眼光仔细观察，也难以发现他们的奥秘，除非是懂行的业内人士。不过，我不相信他们需要借助这些手段，事实可能是传教士们为了彰显自己的成就，把大量所谓的奇迹归诸中国人，或者轻易地相信中国人的所谓奇迹。我们知道，和尚道士不必费多大力气，就能让人相信鬼神。我们每天都看到，那些最离谱的无稽之谈，在欧洲不但信而不疑者大有人在，而且还有许多人执着地为之辩护。把鬼神说得活灵活现，散布某个鬼神的奇迹，以此迷惑轻信者，让他们不会因终于明白事理而醒悟；通过这些手段取得的成功，能让奇迹的散布者获得成就感，虚荣心得到满足。

佛教。柏应理神甫认为，佛教于公元 65 年传入中国，即第五朝代（汉朝）第十七位皇帝^①明帝在位期间。但是我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更早，对柏应理神甫的说法应该有所保留，他所说的是皇帝允准的一种较为普遍的信仰，而此时仅有少数人信奉佛教。

① 应为第十二位。——译者

关于佛诞生的奇迹。关于佛的诞生有许多传说，柏应理神甫认真地加以散布，丝毫不以为耻。他说，不清楚佛究竟是人还是鬼神，他倾向于认为，鬼神利用了某位离群独处者的极度闲散，让佛孕育在母腹中。

佛母剖腹产。柏应理神甫诬蔑和攻击佛，说佛的母亲是一条蛇，这岂不令他自己显得很可笑吗？仅凭常识就可知这种说法的虚妄，说什么蛇顺利地产下了小蛇。无论故事编得如何神奇，也无法证明实有其事。

文人、佛教。柏应理神甫承认，包括攻击佛教最激烈者在内的中国文人，似乎并未远离佛教的核心学说，只是不参与和尚的迷信活动以及相关的各种仪式而已。他说，中国文人把佛教视为一种自然哲学，大多数经典注释家也持这种看法。

柏应理神甫说，中国人不善于思辨，他们的哲学局限于伦理与政治。他们相信上帝，但不思索上帝究竟是什么，他们所考虑的是国家的治理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柏应理神甫错误地把世界在这个体系中的运转归结为偶然性。包括有见识的哲人在内的中国文人认为，偶然性只是一种声音^①，不能说明任何事理，所有事件都有必然性，前

^① 原文如此。——译者

后相连的各种原因导致各种事件的发生,而且不可能不发生。就像是存在着难以计数的运动,第一个运动必然推动第二个运动,第二个运动必然推动第三个运动,直至无限。把人所不拥有的情感归之于人,这很危险。再则,柏应理神甫认为,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世界的自然管理体系相似,他觉得从这种相似中归纳出来的上述看法很有道理,扬扬得意地多次予以阐述。如果只是为了论证尚可原谅,但是,这种看法其实不堪一击,我将予以揭示。

柏应理神甫认为,新注释家的谬误来自他们对《易经》的误读。这部书讲的是六十四卦,即由连线和断线组成的图像,据说出自中国王朝的创始人伏羲笔下。《易经》是一部可以读通的著作,中国的两位君主和孔子都对此书做过注释。孔子对自己的注释并不满意,但他在再次为《易经》写作注释时病故。柏应理神甫说,伏羲试图借由这些图像表示各个时代的人和物。中国人认为,万物有完善和不完善两种状态,即阴和阳,阴阳来自太极。柏应理神甫认为,太极就是亚里士多德学派所说的混沌,即元物质。阴和阳是一切事物的根本,阳是完善,阴是不完善。我不知道柏应理神甫为什么把阴阳称之为物质和外形,或许这样比较符合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思想。

阳爻即连线一代表阳,阴爻即断线——代表阴,——代表最佳,——代表最坏。爻的不同组合产生各种新事物。例如天或气组合产生有生命的万物;火与水、热与冷、风与雷等等。

周文王是试图解释这些谜一样组合的第一人，其子周公对此做了更为详细的说明。不过，当他们还有许多不解之处，这就需要另一个人作出进一步的解释。孔子对周文王和周公的说明进行了研究，从各个卦中获得了有关治理国家的秘诀。柏应理神甫对第五卦做了解释，但只是一些神秘兮兮的空话和非常勉强的隐喻。我强烈地认为，这部所谓的伏羲著作是一部中国古书的某些章节，包含有原著的某些章节。中国人起初使用象形字，后来使用不同颜色的绳子，用结绳取代这些粗陋的象形字，大体上如同秘鲁人那样。可是，结绳的含义很难认辨，于是改用连线和断线取代结绳，再往后，增加了竖、点、撇等笔画。

中国文人认为，由动到静、由静到动的运动从来如此，而且永远不会休止。柏应理神甫指出，这种永远变化的说法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思想，中国人向来认为，世界有其起始之时，并具体标出了世界诞生之日乃至时辰。但是，是否可作如下理解：这里所说的世界起始，是由静向动过渡的一个节点，而此前已经有多次变化，各次变化之间夹有一个完全静止的阶段；更何况，柏应理神甫承认，中国文人认为，第二次巨变持续了两万六千年。

柏应理神甫指出，中国人是真正的无神论者，他们拒不接受任何把世界与物质分离的思想，他们虽然也谈论鬼神，但只赋予鬼神以人体的特性与行动，确切地说，他们所说的鬼神具有产生某些效果的功能，所以其实是人体的活动。柏应理神甫抱怨新儒阉割和歪曲古代经典，把他们自己的看法强加在古代经典对鬼神性质的